

散步

陈之藩 著

外面是万点晶莹：不是繁星在天，
就是灯火在地。时与空已化为混沌，
梦与醒渐分不开。

散步

陈之藩

著

外面是万点晶莹：不是繁星在天，梦与醒渐分不开。
就是灯火在地，时与室已化为混沌。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步 / (美) 陈之藩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6-4269-3

I . 散… II . 陈… III .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71233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字数 109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7.00 元

散 步

小孩时念过不少白居易的诗。因为是大白话，好记；又押韵，好像唱歌似的。那些年，并没有好听的歌可唱。几乎所有的歌，不是吼，就是叫；不然就是咆哮，甚至嘶号；还是念诗罢。杜甫的《秋兴》八首，不大懂究竟是讲些什么；李商隐的《锦瑟》无端，更不知所云了。

只有白居易两句诗，不仅不忘，而且是与时俱进；越年长，越觉出其中滋味，甚或道理。

每因暂出犹思伴
岂得安居不择邻

总记得这两句，实在因为就大环境说，一直是在逃难与逃荒，外战了又内战；还不是只因为国家的那个东

邻与北邻，想择也择不了，躲也躲不开。就小环境说，每天自动的，或医嘱的，不要忘掉散步，或不可忘掉散步。所以数十寒暑，每天复习一次，怎么能忘掉这两句呢！但白居易系唐人，为什么这两句却像宋人的诗，说理多于言情。

整整二十年前罢。我由香港到波士顿，在大学里教书。地方是在查理河快到出海口的地方。对面是麻省理工，上游是哈佛大学。我却常常去哈佛的燕京图书馆，在那些中文书堆里寻寻觅觅，不久在那里认识了元方。

我邀她到查理河边散步。这个散步的小径很长，是一位医师捐赠给公家的，是沿着河边辟出的一条小路。如果从上游而下，向左边看有时是忽宽忽窄的草地，再向右看时是沿河的公路上的车流。如果不向右看，只向左看，走不多时，是田野景致，隔河的远方是麻省理工的天际线。再往前走，真是春风杨柳万千条了。

这一段据说原是沼泽，两岸向中间一挤，挤出个查理河来。查理河也有十来个桥罢。到了哈佛附近，穿过的桥，都是又短又小的。走约半小时，就遇见波士顿大学的桥，再走下去就遇到更长的哈佛桥，哈佛其名却已到了麻省理工。为什么这样名实不符，谁也不知道。再往下去，就是以诗人为名的朗费罗桥，也就快到出海口了。

最痛快的是一边散步，一边说诗。我有时背诵两三句不全的律诗，元方就给补上。她有时说一些清诗，我则忽觉新意盎然。可是又记不住，过了明天就忘了。常常这样散步，但不觉得是散步；倒是像在做梦，而在梦中说诗。

他们哈佛什么怪人都有。比如，有一位研究科学史的教授叫荷顿，就专写科学人物的散步，最有名的自然是量子论大师玻尔与海森伯的散步。两人究竟说了些什么，那时还没有人知道，所说竟然是可以关系到二战的世界大局的。又比如爱因斯坦的散步，爱因斯坦与第二个太太艾尔撒的定情，就是在柏林郊区森林(Grunewald)的散步上。再往前一看，爱因斯坦与第一位太太米列娃的感情破裂，可能始于不散步上；因为爱因斯坦不是与苏利文，就是与贝索散步去了。

去年，又回到香港的中文大学，这时元方已在中文大学教书好几年了。她的办公室在山上的新亚书院，我的办公室在山下的工程大楼。几乎每天都可以彼此访谈，但要上山下山的散步。我们的话题却不限于唐诗、清诗或中国的诗了，也不限于爱因斯坦与海森伯那老一辈了。

从山上到山下的火车站，大概有几十分钟的路程，也

可以海阔天空的漫谈。有一天她忽然问我来：“什么是广义相对论，你能用一两句话说一下吗？”我说：“我不能，可是惠勒(John Wheeler)却能。”那么惠勒是谁呢？

惠勒就是费曼在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时的导师，也就是杨振宁在一九四六年刚到纽约时，想找费米找不到而立时去了普林斯顿找维格纳，而维格纳又正要束装去橡树岭，便给杨介绍了另一位导师；此人即惠勒。杨并没有跟惠勒，而是到芝加哥再找费米去了。惠勒有两句话，没有诗的形式却有诗的内容，说的就是广义相对论：

空间作用于物质，告诉它如何运动；

物质作用于空间，告诉它如何弯曲。

这是不用数学语言所能说出的最简单的广义相对论。这两句话很耐人咀嚼，耐人寻味。第一句不说影响，而说告诉；第二句不说影响，也说告诉。其实，空间与物质都不说人间的话，而惠勒偏使它们说起话来，多生动啊！

谈了好几天的惠勒，我说：“我喜欢他的传记，主要是他不用数学式子，也能把他要说的观念传达出来。比如他常说，自己的人生由思想上的变化可以分成三个时

期：

第一、一切是微粒。(Everything is Particles.)

第二、一切是场。(Everything is Fields.)

第三、一切是信息。(Everything is Information.)

这是说惠勒自己一生三阶段的思想历程；其实，他也同时说了人类的思想历程。他的所谓信息的现阶段，如果说由生物学的DNA而来，我们尚可理解；惠勒是核子理论大家，他是由量子论而来，这就不是一看就能理解的了。”

惠勒与海森伯，于一九五一年在哥本哈根散步。惠勒比海森伯小十岁，他由散步的谈话中就相当了解一时腾传的海森伯故意拖延使德国做不成原子弹者不是事实。惠勒见到的海森伯是非常落寞的，他所根据的也不过是与海森伯的那次散步。

我是二〇〇二年十月，才由波士顿来港的。因为九月里在那里病了。翌日，元方即刻从香港来波士顿接我。杨振宁教授在港过八十岁生日的庆宴，我因病就不能参加了。但这也成了我们今年上山下山散步中的话题。

我说：“北京为杨教授生日，邀来的客人中有十几位全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元方马上就说：“全是物理界人士罢。也是一样过八十岁生日的，就数佛洛伊德过得最特殊。佛洛伊德在一九三六年，由德国的汤玛斯曼领头，还

有法国的罗曼罗兰，英国的吴尔芙等，将近二百个文学艺术界人士，而不是心理学家或医生一起签了个大卡片，表示大家深受他的影响要衷心地向他致敬。此大卡片由汤玛斯曼呈献给佛洛伊德。这两个人，杨振宁与佛洛伊德，都是大家为他们庆祝八十寿辰，不过佛洛伊德没有得过诺贝尔奖，是外行为他过八十岁生日。佛洛伊德没有得奖，什么人才该得生理医学奖呢？开山大师都得不到！”

那天的散步与谈话比较长些，从她的山上到了我的山下，又从我的山下，散步到大学火车站。

她说：“你记得前一阵子，我参加新亚的春茗。旁边是位医学院的教授。他送了我两篇《自然》杂志的论文，登载于今年的一月号上，还是讨论DNA的发现呢！双螺旋根本是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女士发现的，是她的老板卫肯斯(Maurice Wilkens)把她的实验结果给华生(James Watson)看了。富兰克林早逝，到死也不知这个事实。我看华生的自传，最恨他的轻佻。”元方因此而联想起女人的不幸来，为富兰克林的委屈而心酸。

我也看过华生所写的DNA的发现。因为书上涉及的活着的人太多，当年接到稿子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先请律师看过稿中是否有地方涉及诽谤。这是华生自己在续书中说的。

今年三月里，忽然知道了城中有个爱因斯坦的展览，去看后，带回一本小书来。我看过好多本爱因斯坦传，却没有这一本短小可喜。最可珍贵的是：爱因斯坦的孙子伯纳德(Bernard Einstein)在书前作了一小序。他说：

祖父闹胃病，医师不许他抽烟斗。杜卡斯说，祖父从他住的什么街一一二号每天往返高等研究院的路上，常常捡一些烟头，装在烟斗里过过烟瘾。

我们说到这个拾烟头的故事时大笑起来。计算一下，他是一九三三年到普林斯顿的罢，一九五五死的。至少有二十年每天晨昏往返，一个人走来走去。有时有人陪，多时无人陪。当然不知他想些什么。但二十年的散步，有多少里啊。元方说：“诗人华兹华斯的散步，有人统计过约十七万五千多英里。华兹华斯的诗，大概都是在散步中作的。可是华兹华斯一生眷恋于山色与湖光，他想把科学新词溶入诗篇，却办不到，就从人生舞台退出了。”爱因斯坦则在夫人、妹妹死后，提琴既不能拉，换成弹钢琴，以后的日子是医生不许吸烟，只是在散步的街头拣些烟蒂时，统一场论兜不起来，就进了医院，就在说德语无人听懂的寂寞的病床上死去了。

“岂得安居不择邻”，邻有时是不容择或不易择的。“每因暂出犹思伴”，伴也有时只可思而思不来的。我真是幸运，可以与元方天天在山路上散步。而放假期间，又能回到波士顿的小径上，天天在水滨散步。我们谈的话，有时写为文章，也就成了这本集子。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二日于香港

目 录

散步 001

辑 一

爱因斯坦的散步及其他 003

横看成岭

——一九二二那一年 010

雕不出来

020

三山五岳

027

一时瑜亮

034

旧学与新知

041

紫气东来

046

侧看成峰

053

001

桂冠诗人与桂冠学人	065
约瑟夫的诗	
——统一场论	072
作者与编者	077
日记一则	080

辑 二

敲门声	097
现代的司马迁	
——谈今日的资料压缩	104
闲看黄金分割	110
不见人,徒见金	116
再谈黄金分割	119
令人失眠的数	127
细说黄金分割	133

辑 一



爱因斯坦的散步及其他

××同学：

你母亲代你写给我的两封信，我大致算收到了。一封是六日，一是七日，也就是在我演讲以前与以后。因为我在忙乱中，听旁人在念，也许未听得太清楚。现在我特别回复你这两信，希望你母亲念给你听。你母亲在第一信里好像是说，你是一盲生，要来听而不能来，希望怎么样。我就向文化局的经办人员说，“我送他一本散文集好吗？”事后一想，如是盲生，送给他一本书去“看”，这不是讽刺吗？在你母亲的第二信里才知你是视网膜问题，正治疗中，怕受震动，所以不能来，我松了一口气。以现在的辐射技术，我想很容易治好的。希望你静静的养病。

你虽没有来，我大致说说那天演讲的情形，你听听热闹，也许可略解寂寞。

我是七日的下午六时，到了徐州路四十六号市长官

邸的日本式大房子。先在竹林旁走了一圈，又脱了鞋在各式各样的屋子里转了一下，坐在榻榻米上吃了些东西。陪我的人说，讲演厅只容七十个人，但整天接到市民无数的电话询问，这个地方显然不够大了。讲桌已搬了上台，平常是与听众席在一个水平的。我向她说，来多少人就多少人，大家聊天，哪有什么人数的问题。

等到七时到讲演厅时，已挤满了人。从座位看来，有很多地方三人挤两张椅子，旁门都是流入及流不进来的人。

我开门见山即说：今天是二〇〇二年的三月七日，到三月三十一日，就是今年基督教的复活节。这是欧洲各国最大的节日了。我今天向大家述说的是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一九〇二年的复活节的故事。那一天在瑞士伯恩城的一个小报上，出现了一则广告。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毕业生
想给人补习物理，每小时三法郎……

伯恩大学有个学生名叫索洛文(Maurice Solovine)的看到了这报上的广告。他自己是学哲学的，但是想补习一